

1 ANG
ELS

4 DA
N

2 &

5 BRO
WN

3 DEM
ONS

[美] 丹·布朗

天使与
魔鬼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译 朱振武
王巧俐
信艳

[美] 丹·布朗

D A N B R O W N

天使与 魔鬼

A N G E L S
&
D E M O N S

译 朱振武
王巧俐
信艳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与魔鬼/(美)布朗著;朱振武,王巧俐,信
艳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67-1

I. ①天… II. ①布… ②朱… ③王… ④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5865 号

Angels & Demons

© 2000 by Dan Brown

Ambigram Artwork © 1999 John Langdon

Arranged with Sanford J.Greenburger Associates,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432

责任编辑:刘晶晶
特约策划:吴文娟 邱小群
封面设计:杨军

天使与魔鬼

[美]丹·布朗 著

朱振武 王巧俐 信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5.75 字数 438,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67-1/I·4265 定价:53.00 元

事实：

世界上最大的科研机构，瑞士的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新近首次成功制造出几滴反物质。反物质与普通物质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组成反物质的粒子与组成人们熟知的一般物质的粒子电荷相反。

反物质是人类目前所知的威力最大的能量源。它能以百分之百的效率释放能量（核裂变的效率是百分之一点五）。反物质不造成污染，也不产生辐射，一小滴反物质就可以供应整个纽约城全天的动能。

先别过于乐观，个中可隐藏着危机……

反物质极不稳定，它可以把接触到的任何东西都化为灰烬……连空气也概莫能外。仅仅一克的反物质就相当于二十千吨当量的核炸弹的能量——也就是相当于当年扔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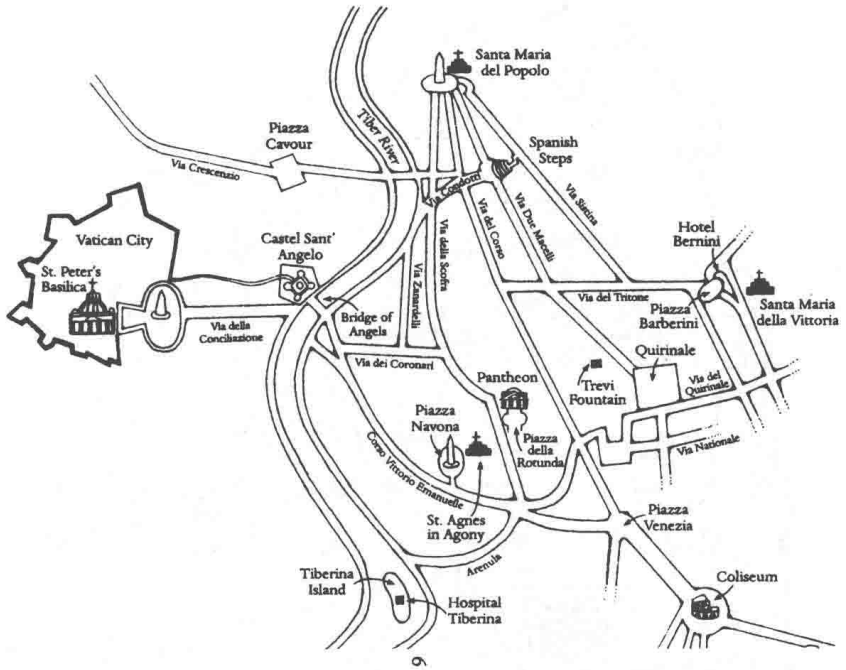
反物质直到最近生产量也只是微乎其微（每次只不过几滴）。然而，“欧核中心”目前正在开发一种新型的反质子减速器，这是一种先进的反物质生产设备，这种设备有望大幅度提高反物质的生产能力。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这种极易爆炸的反物质是能为人类造福，还是会被用于制造有史以来毁灭性最强的武器？

本书作者声明

本书所涉及的艺术作品、墓地、地道和罗马建筑均确凿无误（包括其具体位置亦极为精准）。这一切今天仍有迹可查。

光照派组织也真实存在。



Modern Rome 现代罗马

Santa Maria del Popolo 波波洛圣母堂

Spanish Steps 西班牙台阶

Via Sistina 西斯提那大街

Hotel Bernini 贝尔尼尼酒店

Santa Maria della Vittoria 维多利亚圣母堂

Piazza Barberini 巴尔贝里尼广场

Quirinale 奎利纳雷广场

Via del Quirinale 奎利纳雷大街

Via Nazionale 国立大道

Piazza Venezia 威尼斯广场

Coliseum 罗马竞技场

Trevi Fountain 特莱维喷泉

Via del Tritone 特里同大道

Via del Corso 科尔索大街

Via Due Maceln 杜马切利大街

Via Condotu 孔多图路

Via della Scofra 斯科法大街

Tiber River 台伯河

Via Zanardelli 扎纳尔代利街

Via dei Coronari 科罗纳里大街

Pantheon 万神殿

Piazza della Rotonda 罗通达广场

Arenula 阿雷努拉街

St. Agnes in Agony 圣阿格尼斯教堂

Corso Vittorio Emanuele 科尔索维托里·厄马努埃尔大街

Piazza Cavour 加富尔广场

Via Crescenzo 克雷申奇奥大街

Castle Sant' Angelo 圣天使堡

Bridge of Angels 天使桥

Via della Conciliazione 孔奇利亚齐奥内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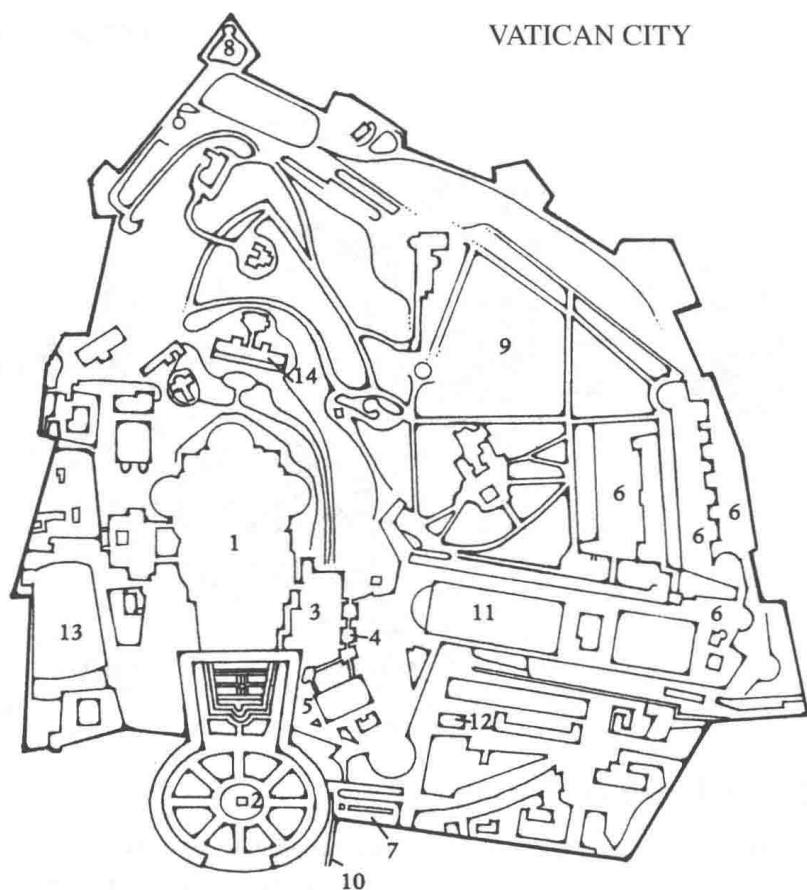
Tiberina Island 台伯利纳岛

Hospital Tiberina 台伯利纳医院

Vatican City 梵蒂冈

St. Peter's Basilica 圣彼得大教堂

VATICAN CITY



Vatican City 梵蒂冈

1. St Peter's Basilica 圣彼得大教堂
2. St Peter's Square 圣彼得广场
3. Sistine Chapel 西斯廷礼拜堂
4. Borgia Courtyard 博尔吉亚庭院
5. Office of the Pope 教皇办公室
6. Vatican Museums 梵蒂冈博物馆
7. Office of the Swiss Guard 瑞士卫队营
8. heliport 机场
9. gardens 花园
10. the *Passetto* 密道
11. Courtyard of the Belvedere 贝尔维迪宫庭院
12. Central Post Office 中央邮局
13. Papal Audience Hall 教皇谒见厅
14. Government Palace 行政宫

楔子

物理学家列奥纳多·维特勒闻到一股焦肉的味道，他清楚那是他自己的肉。他瞪大了眼睛惊恐地看着上面那个晃动的黑影，问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密码！”那人粗声粗气地说。“当然是密码！”

“可……我不——”

那家伙的烙铁又落了下来，灼热的白色烙铁深深地烙进了维特勒的前胸，烧焦的前胸顿时发出“嘶嘶”的声音。

维特勒疼得大叫起来。“我根本就不知道密码！”他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了。

那家伙怒目而视。“没有密码！我就怕没有密码！”

维特勒挣扎着竭力保持头脑清醒，但那种昏厥的感觉却正在迫近。惟一让他快慰的是，那家伙是不会从他的嘴里得到什么密码的。正在他思忖之际，那家伙又找出一把刀来，放在维特勒的脸上。刀在他脸上动来动去。那家伙小心翼翼，像是在做整容手术。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维特勒尖叫起来，可是已经太晚了。

第 1 章

埃及吉萨省的大金字塔的高高的台阶上，一个妙龄女子对着下面的那个男人大笑着，她喊道：“快点儿啊，罗伯特！我知道我早就该嫁给一个小伙子。”女郎面带神秘的微笑。

罗伯特想尽量赶上她，可双腿却像灌了铅。“等一等吧！”他告饶了。“能不能……”

罗伯特往上爬着，视线开始模糊起来。这时耳边传来了雷鸣般的声音。我得追上她！但他再抬头看时，女友已经不见了。站在那里的竟是个一嘴黄牙的老头儿。老头儿瞪着一双圆眼看着台阶下面的罗伯特，满脸狰狞。这时，罗伯特痛苦得叫了起来，声音在沙漠上空回荡着。

罗伯特·兰登身子一动，从噩梦中醒了过来。床边的电话还在响着，他懵懵懂懂地抓起了话筒。

“哪位？”

“请找罗伯特·兰登。”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兰登从空床上坐起身来，定了定神道：“我……就是罗伯特·兰登。”他瞥了一眼自己的电子钟，是清晨，5点18分。

“我得立刻见你。”

“你是哪位？”

“我叫马克西米利安·科勒，是离散粒子物理学家。”

“是什么？”兰登还有点回不过神来。“你确信你找的就是我这个兰登吗？”

“你是哈佛大学的宗教圣像学教授，你有三本关于符号学研究的专著，而且……”

“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

“我很抱歉。我有样东西，你有必要看看。在电话上跟你说不大方便。”

兰登不由得叹了口气，顿时不悦起来。这样的事儿以前也有过。这都是他写的那些关于宗教符号的书惹的祸，一次是几个宗教狂热分子打电话给他，让他确认一下他们新近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神迹。上个月，俄克拉荷马的一个脱衣舞女打电话向兰登承诺，如果他肯南下，飞过去鉴定一下魔术般出现在她床单上的十字形，她就会让他品尝到永世难忘的性爱。那是塔尔萨¹的裹尸布。兰登当时这样答道。

“你是怎么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兰登尽量保持礼貌，尽管这个电话来得确实不是时候。

“是在万维网上，在登载你的著作的网站看到的。”

兰登立刻面有愠色。他确切地知道，他根本就没把家里电话在那个网站上公布。这家伙显然在撒谎。

“我需要见你。”那人很执著。“我不会亏待你的。”

兰登简直要气疯了。“对不起，可我的确——”

“你要是立即动身，到这里大约是——”

“我哪儿也不去！现在才清晨五点钟。”兰登挂断了电话，颓然倒在床上。他闭上眼睛，想再睡一会儿，可就是睡不着。刚才那个梦深深地刻在他脑子里。无奈，他只好穿上睡衣，下了楼。

罗伯特·兰登赤着脚，在位于马萨诸塞、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空寂的家里踱着步子，慢慢地喝着一大杯热气腾腾的雀巢即饮巧克力，这是他惯用的治疗失眠的办法。四月的月光透过凸窗洒在华贵的地毯上。兰登的同事们经常笑话他，说他的家根本不像个家，看上去倒像个人类学博物馆。书架上塞满了世界各地的宗教手工艺品——一个产自加纳的伊库巴，一个产自西班牙的金质十字架，一个

1 塔尔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城市。——本书关于宗教、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符号学等方面的知识或典故非常多，所以译者相应地做了注释，以便读者阅读。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者注。

产自爱琴海基克拉底群岛的雕像，更为难得的是，还有一个产自婆罗洲的机织的博克斯，这是一个年轻勇士青春永驻的象征物。

兰登坐在他那带有马赫里希¹铜像的箱子上，品着暖融融的热巧克力，凸窗上映出了他的影子。那影像扭曲而又苍白……像个鬼。一个逐渐变老的鬼，他想，这影像残酷地提醒了他，他那年轻的心灵栖居在一个易朽的躯壳里。

兰登虽然不能算是标准意义上的翩翩君子，但在女同事们的眼里，今年四十五岁的他还是颇具才子魅力的——他有一头夹有根根银丝的浓密棕发，一双善于探究事务的蓝眼睛，一副充满磁性的深沉的嗓音，以及大学运动员式的热情奔放、无忧无虑的笑脸。兰登在预备学校和大学里都是跳水运动员，因此到现在他仍然有着一个游泳运动员的壮硕身材，硬实的六英尺高的个头，这都是他每天在学校的泳池里游五十个来回的精心维护的结果。

兰登的好友们总是把他看作一个高深莫测之人——一个跨世纪的英才。每到周末，人们总是能够看到他身着蓝色牛仔徜徉在学校的方院之间，与学生们讨论计算机图解问题或是宗教历史问题；有些时候，人们还会在高品位的艺术杂志上看到他的照片，他穿着海力斯粗花呢外套和苏格兰佩斯利涡旋纹花呢马夹出席邀请他去讲演的博物馆展览的开幕式。

尽管在教学上严谨有加，一丝不苟，兰登却是第一个欣然接受他所赞颂为“高尚、素朴的失落的艺术”的人。他以一种具有感染力的狂热参与各种文娱活动，和大学生们竟建立起了兄弟般的友情。他在校园里的绰号是“海豚”，因为他有着亲切友善的天性，同时有着令人惊叹的跳水能力以及在水球比赛中全胜的骄人战绩。

兰登兀自坐着，心不在焉地凝视着黑夜。这时，一阵刺耳的声音又打破了室内的宁静，这回是传真机的铃声。兰登现在实在是无力再发火了，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笑。

1 马赫里希，也称大圣，是印度导师或精神领袖的称号。

上帝的子民啊！他独自思忖。盼望弥赛亚¹盼望了两千年，现在还那么执著。

兰登懒洋洋地把手里的空杯放回厨房，慢吞吞地走进镶有橡木饰条的书房里。传真机传送过来的文件就摆在那张托盘上。兰登不由得叹了口气，绰起那张纸头看了看。

顿时，他觉得一阵恶心。

那纸上竟印着一张死尸的照片。尸体被扒光了衣服，头被扭了过去，脸整个朝向了后面。死者的胸前是个可怕的灼痕。这人被打上了烙印……只印了一个词。这个词兰登再熟悉不过了。熟悉得不得了。他瞪大了眼睛满腹狐疑地看着这个十分考究的烫字。

“光照派。”他结结巴巴地读道，心里怦怦直跳。这不可能是……

兰登对马上就要看到的東西真是有点害怕，便小心翼翼地把这份传真旋转了180度。他端看着这个倒置的词。

兰登一时目瞪口呆，有如遭了一记重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便把传真又旋转了一遍，正着端详了一遍，倒过来又端详了一遍。

“光照派。”他低声说道。

兰登惊得目瞪口呆，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他如堕五里雾中，呆呆地坐了好半晌。传真机上一眨一眨的红灯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显然，发传真的那个人是要和他通话。兰登盯着闪烁的指示灯看了良久。

终于，他哆哆嗦嗦地摘起了话筒。

第2章

“你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听我说话了吧？”那人终于听到兰登拿起

1 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

了电话，说道。

“可以，先生。当然可以。你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刚才是要跟你说的。”这人的声音僵硬而又古板。“我是个物理学家，掌管着一个研究部门。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尸体你已经看到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兰登对这个问题还是耿耿于怀，脑子里却都是那张传真图。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是在万维网上，在载有你的《光照派的艺术》那本书的网站上。”

兰登试图想个明白。他的著作在主流文学圈籍籍无名，在互联网上倒引起了很大关注。但打电话的这个人所说的却有些不着边际。“网页上根本就没有联系方式。”兰登否认道。“这我再清楚不过了。”

“我的实验中心里有人非常擅长从网上获取用户的各种信息。”

兰登还是大惑不解。“看来你实验中心里的人对网络了解颇多嘛！”

“那是当然。”对方反唇相讥。“万维网就是我们发明的。”

从对方的语气里，兰登听得出他并没有信口雌黄。

“我得见你。”那人执著地说道。“这不是我们在电话上可以探讨的事儿。我的实验中心从波士顿坐飞机只要一个钟头。”

兰登站在灯光昏暗的书房里，细细琢磨着手上的传真。这个图形太令人震撼了，它可能成为本世纪在碑文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他十年的研究被一个符号证实了。

“十万火急。”那人催促道。

兰登死死地盯着那个烙印。光照派。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的研究总是建立在化石的对等象征物——古代文献和历史传说上，但眼前的这个图形却是当今的事物。是现在时态。兰登像个古生物学家迎面遇上了一只活生生的恐龙。

“我已经擅自作主给你派去了一架飞机。”那人说道。“飞机二十

分钟后就可抵达波士顿机场。”

兰登一时语塞。坐飞机只要一个钟头……

“请原谅我自作主张。”那人又说道。“我这儿需要你。”

兰登又看了看传真——一个被白纸黑字证实了的古老的神话，个中隐秘着实骇人听闻。他心不在焉地看着凸窗外面。第一缕晨曦已经洒在后院的白桦树上，但这景色今天看来却有些不同往日。他既恐惧又兴奋，这种奇怪的心理笼罩着他，他知道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你赢了。”兰登说。“告诉我到哪里去乘飞机。”

第3章

几千英里以外，两个男人正在会面。房间内漆黑一团，这是典型的中世纪石头建筑。

“本韦努托。”领头的那个男人说。他坐在阴影里，看不出长得什么样子。“你得手了吗？”

“当然。”另一个人在黑暗中答道。“活儿干得漂亮极了。”这人的话像四周石头墙壁一样冰凉坚硬。

“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吧？”

“干净极了。”

“不错。我要的东西有了吗？”

杀手那乌黑发亮的眼睛一闪一闪的。他拿出一个沉甸甸的电子仪器放到桌子上。

坐在阴影里的人似乎很满意。“你干得很地道。”

“为兄弟会效力是我的荣耀。”杀手答道。

“第二步行动马上就要开始。稍事休息，我们今天晚上要把这个世界搞它个天翻地覆。”

第4章

罗伯特·兰登的萨博牌 900S 型轿车风驰电掣般驶出了卡拉汉隧道，出现在离洛根机场入口处不远的波士顿港口的东侧。他核对了一下方向，找到了机场路，向左转经过了老东方航空大楼。沿着这条进口道路三百码以外的地方，一个飞机库在黑暗中已隐约可见，上面印着一个很大的“4”字。兰登把车缓缓地开进了停车场，欠身下了车。

大楼的后面闪出了一个穿着蓝色飞行服的圆脸男子。“是罗伯特·兰登吗？”他喊道。那人的口气很友善，兰登听不出他是什么地方口音。

“正是我。”兰登说着，锁上了车子。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来人说道。“我刚刚着陆。请跟我来。”

他们转过大楼，兰登觉得有些紧张。他实在不习惯这种神秘电话和这种与陌生人的秘密约会。由于全然不知此行何为，兰登还是穿上了平时上课时的衣服——下身是粗布呢裤子，上身是圆翻领毛衣，外套一件海力斯花呢上装。二人走着，兰登脑子里还想着上衣口袋里的那份传真，依然觉得传真上面的图像难以置信。

飞行员似乎觉察到了兰登焦虑的心情。“坐飞机对您来说不是问题吧，先生？”他搭讪着说。

“这无所谓。”兰登答道。烫了字的死尸对我来说才算是问题。坐飞机好对付。

飞行员领着兰登走过机库，转过拐角，他们走上了跑道。

兰登在跑道上突然停住了脚步，看着停在柏油碎石铺的停机坪上的飞机，他惊得目瞪口呆。“我们就乘这个？”

那人笑道：“喜欢它吗？”

兰登端详了半天：“喜欢它？这是什么东西呀？”

眼前的飞机是个庞然大物，要不是其顶部被铲平了，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水平面，你还真有可能联想到航天飞机呢。飞机停在跑道上，俨然一个巨大的楔形。兰登心想，自己一定是在做梦。这东西看上去就像别克轿车，全然没有机翼，只是在机身的尾部有两个短粗的鳍。尾部伸出一对导向装置。飞机的其他部分都是壳体——从头到尾大约有 200 英尺长——没有窗，除了壳体，什么都没有。

“这个家伙加满油后重二十五万公斤。”飞行员介绍道，像个父亲在炫耀刚出生的孩子。“它是靠液氢与固氢的混合物驱动。外壳是碳化硅纤维合成的钛金冲模。这架飞机的推重比是 20:1，而大多数喷气式飞机的推重比只是 7:1。主任一定是心急火燎地想要见你，他不轻易派这个大家伙出来。”

“这家伙能飞？”兰登问道。

飞行员笑了笑：“噢，当然能。”他领着兰登穿过柏油碎石铺的停机坪，径直朝飞机走去。“我知道这家伙看上去挺吓人的，但你最好习惯它。五年之后，你看到的都会是这些小家伙——HSCT 型飞机，也就是民用高速飞机。我们实验中心是最先拥有这种飞机的用户之一。”

肯定是个不得了的实验中心，兰登心想。

“这一架是波音 X-33 的样机。”飞行员接着说道。“不过还有几十种其他飞机，俄罗斯人有喷气式截击机，英国人有水平起降机。未来就在这里，只不过要假以时日它才能推向普及，你可以跟传统的喷气式飞机告别了。”

兰登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看这架飞机说：“我想我宁愿选择传统的喷气式飞机。”

飞行员指了指上面的梯板。“兰登先生，这边请，小心台阶。”

几分钟后，兰登已经端坐在空荡荡的座舱里。飞行员把兰登领

到了前排，替他扣好了安全带，然后走到前面，消失在飞机的驾驶舱里。

这架飞机的座舱与宽体商务客机惊人地相似，惟一的区别是它没有窗子，这使兰登颇感不适。兰登一生都受着轻度的幽闭恐惧症的困扰——孩提时候的一次意外到现在对他还有影响。

兰登对密封空间的厌恶并不是让他感到浑身无力，而是常常令他觉得心神不定，这表现在很细微的方面。他总是避免参加回力网球或墙网球等封闭空间里的运动，而且，尽管经济适用的学校职工用房唾手可得，他还是心甘情愿地花上一笔小钱购置了那座宽敞明亮、有着高高屋顶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宅邸。兰登常常怀疑自己小的时候对艺术世界的爱好源于对博物馆那宽敞的空间的热爱。

飞机的引擎在下面拼命地吼叫着，带动得整个机身都跟着颤动。兰登强忍着，等待着。他感到飞机在滑行，轻缓的乡间音乐在头顶上悠然地响了起来。

一边舱壁上的电话“嘟、嘟”地响了两声，兰登抬手摘下了听筒。

“你好。”

“惬意吗，兰登先生？”

“一点也不惬意。”

“放松些，我们一个钟头后就到那儿了。”

“那么，你说的‘那儿’准确地说是哪儿？”兰登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去什么地方全然不知。

“日内瓦。”飞行员回答着，同时加快了速度。“我们的实验中心在日内瓦。”

“日内瓦。”兰登重复道，感觉好了些。“纽约州的北部地区，说实在的，我在赛讷卡湖附近还有亲戚呢。我还从来都不知道日内瓦有个实验中心呢。”

飞行员大笑道：“可不是纽约的日内瓦，兰登先生，是瑞士的日内瓦。”